

1911



夫死時一根獨苗 百年間開枝散葉

英魂長眠黃花崗 遺孀撐起一片天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嚴確廷的獨生子嚴秉鈞，媳婦鍾錦菊，孫子嚴國柱，孫女嚴慕儀、嚴慕儀口曾孫嚴英仕、嚴學、嚴慕儀提供圖



1911年3月29日的廣州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前哨戰的第一槍。這場幾近全軍覆沒的戰役，留下了86個捨生取義的名字，其中的絕大多數，被一筆一劃鐫刻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墓碑之上。中山先生曾慨歎：「吾黨精華，付之一炬」，但他又言：「革命之聲威從此愈振，而人心更奮發矣」。

在86位烈士裡，有一位叫林覺民的，因一封慷慨赴死前的《與妻書》，令天下動容：「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

如今，這封《與妻書》同時收錄於海峽兩岸的課本，成為教育後人的典範。而更多的英烈，則默默長眠地下，鮮為人知。此番尋訪黃花崗烈士後人，記者發現，起義前夕被捕、受盡酷刑不肯招認最終血濺法場的英烈嚴確廷，身後也有一位深曉大義含辛茹苦守寡54年，為烈士撫養血脈的妻子，其志其情，令人敬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 顧一丹 李叢書

嚴確廷，廣東省歸善（今惠陽）縣水口鎮人，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7年參加七女湖起義，事敗後奉命由香港返回惠州，協助其兄嚴德明主持東江革命黨黨務，開展革命活動。1910年（辛亥，宣統二年）初，在惠城開設壽康西藥房，以行醫為名，聯絡革命黨人，搜購貯運槍枝彈藥。次年與香港同盟會籌劃廣州起義，往返於省港之間，後為清廷察覺，被官府誘捕，受盡酷刑，寧死不屈。於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發動後被清廷殺害，犧牲時年僅24歲。葬於廣州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

22歲的妻子刑場辨屍

從記者翻閱的大量史料和訪談中，可以清晰看到，嚴確廷出生於家道殷實的家庭，在兄長影響下，已是醫生的他，以開藥房為掩護投身革命，最後不幸孤身赴難，留下22歲的妻子與襁褓中的孩子。據稱，當時嚴確廷受刑至腳趾盡斷，最後被人拖赴刑場。暴屍三日之後，其妻殮屍時艱難辨認夫君遺體。嚴確廷的孫輩們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奶奶永遠也無法完整地回顧這段歷史，因為每每談及總是流淚不止，哽咽難言。

兩鬢染霜的嚴慕儀，是嚴確廷的孫女，退休前是廣州名校農林下路小學的校長。長兄嚴干是外科醫生、中華醫學會的成員。她與長兄嚴干的長子嚴英仕，一起接受了記者的專訪。嚴英仕目前是廣州萬寶集團的綜合管理部長，也是一位高級工程師。

子孫雖非大貴但都小康

嚴慕儀說，自己兄弟姐妹共有10人，很大的原因在於守寡多年的奶奶，希望家族興盛、不被別人欺負的願望。她告訴記者，奶奶名叫吳賤，是嚴確廷家的童養媳。起義失敗後，吳賤帶著1歲的兒子回到農村，隱居鄉裡。在她隱忍不屈含辛茹苦的拉扯之下，烈士留下的唯一一根獨苗，終於長大成人，且開枝散葉，百年間繁衍出了一個大家族。嚴確廷後人現在十分繁盛，共有10個孫輩，21個曾孫輩。

但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要養育這麼多兒女實屬不易。嚴慕儀與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因為家中經濟拮据，無法撫養而送給別人。三姐妹中除了嚴慕儀在父親從惠州調往汕頭工作時，偷偷爬上車返回家中，其他兩人都是時隔多年之後，才得以回歸嚴家。

記者在採訪中也獲悉，嚴家兄弟姐妹十人中，除送給別家撫養的姐妹外，其他八人的職業是公務員、醫護人員或教師。烈士的兒孫，如今都能過着雖非大富大貴但也小康的生活，同時也在各自崗位為社會做貢獻。先烈得知，應可告慰。



矗立在廣州黃花崗公園的七十二烈士紀念碑。

「對得起英雄夫」54年不改嫁

嚴確廷犧牲時僅24歲，留下兒子嚴秉鈞一根獨苗。說起祖母和父親的不易，嚴慕儀用「九一生」來形容。作為曾孫輩的嚴干，則欽佩曾祖母是「偉大的女人」。遙想當年，一個年僅22歲的舊式女子，頂着朝廷重犯妻子的名分，寡居鄉間且拉扯一個剛滿1歲的兒子，箇中滋味實在艱辛。嚴慕儀說，奶奶不肯改嫁，除了不願讓丈夫唯一的兒子受到委屈之外，更希望能對得起烈士一腔熱血英勇赴死的信念。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生活在農村，不但要躲避朝廷的追剿，還要忍受鄉間地痞流氓的騷擾。

「可以想像，曾祖母如果沒有異於常人的堅忍，真是無法把孩子拉扯大的。所以，在我們家族，她為正義赴死的曾祖父一樣，受到我們所有人的尊敬和愛戴。」嚴干也告訴記者，曾祖母一直活到74歲，看到饒床的兒孫個個安居樂業，才安然去世。嚴慕儀也說，她自己參加工作後的第一個月領了35塊的工資，除了買了一斤毛線做衣服，剩下的錢就去給奶奶買了高級餅乾。在那個年代，這是件相當奢侈的事情，也可見奶奶在孫輩心中的份量。

後人樂見兩岸共緬先烈

72烈士之一的石德寬沒有嫡系後人，他身在江蘇鎮江的侄孫吳健與記者透露後人境況，只與記者敘述了外伯祖父石德寬當年事跡。

吳健目前是一名記者，他對於後人經歷三緘其口，卻樂意宣傳先輩的英勇。他在寫給記者的文字裡這樣敘述：「外伯祖父石德寬，字經武。1885年出生於安徽壽州一個名門望族，年少能文，夙有大志。」

紀念的方式就是「做好自己」

史料記載：石德寬1903年與陳獨秀、潘贊化等人結為至交。1906年加入同盟會。1908年，與范傳甲、熊成基發動馬炮營起義，起義後失敗。1911年3月，石德寬參與謀劃廣州「三二九」起義，起義當日隨黃興攻打兩廣總督衙門，奮勇當先，與林文、何魁夫等炸死清兵十多人。後在與清軍水師李准帶領的援軍短兵相接時，身中數彈，犧牲時26歲。

記者手記

坊間傳言：黃花崗風水利商不利仕

此次記者輾轉多地，尋訪到的數十位黃花崗後人裡，家族顯達者不多。有烈士後人曾半認真地感歎，黃花崗陵園風水並不太好，後人難有顯赫。又有說法稱，黃花崗陵墓風水利後人經商，卻不庇佑做官，因而後人沒有走仕途的。這些頗有廣東地方特色的傳言，雖帶着迷信的色彩，卻多少道出了一些黃花崗後人的處境。尤其是當時犧牲人數最多的花縣，很多後人依然是農民，他們對於那段歷史知之甚少，對先人的英勇過往甚至難以清楚的表達。

家族開枝散葉，發展得較為昌盛的嚴慕儀一家，算是後人之中境遇頗佳的。由於社會層次的差異，交流

吳健引黃興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一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懷念先人，「七十二烈士雖死，其價值亦無量矣。且烈士之死義，其主義更有足欽者，則以純粹的義務心，犧牲生命，而無一毫的權利思想存於胸中。」

吳健告訴記者，外伯祖父石德寬為拯救民族，屢敗屢戰，慷慨赴難，很值得後人為他自豪。在石德寬的家鄉安徽壽縣，鄉人也把他生前戰鬥過的地方命名為「德寬路」，以銘記他的壯舉。吳健說，先人已經長埋黃花崗百年，如今，紀念他們的方式是做好自己，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努力。他很欣喜看到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共同紀念辛亥革命，共同緬懷黃花崗烈士。

百年老校梅州中學保存着廣州黃花崗起義72烈士的大幅遺像，這些照片至今有80年歷史。

資料圖片

烈士後人不「逃港」

作為烈士遺孤，嚴秉鈞在民國成立後得到政府資助，一直讀到中山大學畢業。新中國成立之後，他也繼續以烈屬身份享受政府撫恤。等他參加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時，便主動提出不再接受政府撫恤，希望把撫恤金用於其他生存艱難的烈士後人。

嚴慕儀說，60年代，廣東「逃港」潮風行，當時她的小弟對此豔羨不已，甚至「學游泳學得很好」，但父親堅決不同意，堅持要兒女留下來報效國家。

「那個時候，國內那麼多次政治『運動』，我們一家都沒有受到牽連，這跟父親一生為人低調謹慎是分不開的。」嚴慕儀說，父親行事謙卑，和同事學生們都相處很好，不管是「三反」、「五反」還是「文革」，都倖免於難。

黃花血脈榮耀 鞭笞後人前行

在此次漫長的採訪當中，記者注意到，黃花崗72烈士的後人當中，嚴確廷這一家算得上是最為殷實而昌盛。由烈士一根獨苗百年間繁衍出一大家子，且家風嚴謹，個個學有所成。烈士遺孤嚴秉鈞曾任中山大學教授，一直承擔家族發言人角色的嚴慕儀，不僅是羊城名校的優秀校長，培養出的兒子也成為華爾街的金融翹楚。嚴慕儀告訴記者，嚴氏一族對於家族興旺發達



兩鬢染霜的嚴慕儀，是嚴確廷的孫女。圖為她在參加廣州舉行的「三二九」起義烈士後人座談會。趙鵬飛攝

都深感驕傲，究其根本，皆因為他們身上傳承着烈士血脈，重責之下更多鞭策，也就較常人更求上進。隨着辛亥百年紀念臨近，媒體和社會各界倍加關注，身邊的同事朋友得知他們是烈士後人之後，大感訝異又肅然起敬。

嚴慕儀說，儘管已過百載，每逢祭日，嚴家至今仍保留着舉家去黃花崗祭拜先人的習慣，讓家族的光榮往事激勵後代。不僅如此，嚴慕儀做校長的20年間，每年她都會帶着學生到烈士陵園掃墓，給學生們講述黃花崗起義的過程，講先烈們英勇的事跡。

「祖父為國為民捨生取義，作為後輩，我們能效仿的就是做正直的人，做認真的事。」